

高塘流芳王子言

■鲍艺敏

大明弘治甲子(1504年)八月十一日,王宾走完了他73年的人生,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,那么,牵挂他的一定是“蛟池书院”未能建成,此事积滞于心中,怅然伴他去往天国;同时,作为遗愿留给了子孙。

此时,长子王子言正在福州知府的任上,接到丧报,按例回家丁忧。子言带着两个弟弟子谟、子训,来到琴溪后塘的家庙,将父亲所撰《中顺大夫遗命》刻石立碑,安放于家庙之中,以为族规,训示后人。

身为福州知府的王子言,岂有不明白父亲的苦衷和心愿?他抚碑追昔,惻然泣下。为追寻王子言的宦游踪迹,我查阅了《环水王氏总谱》,对王氏一脉,对王子言的行踪和他的心路历程,梳理了个七七八八。

一

谱载:“琴山公,讳子言,字如行,静菴公长子。习春秋,领弘治己酉科乡荐,登丙辰科进士,授刑部山西司主事,审刑南畿,克体钦恤,三载考满,陈情养亲,改南京刑部升广东司郎中,丁外艰服闋,擢福州府知府。是时刘瑾蠹政厚敛,公独持正,不怵权势。爱民节财,民怀其德。有儿童竹马之谣,备载于去思碑。升本省参政,后转贵州廉访使,丁内艰服闋,发补广东进左右布政使,开诚布公,名实茂著,寻致仕归。朝廷录其军功,诏仍贲以金帛。一时缙绅投以诗歌,装潢成册,以祗承宠。赐四字书于册首,志君恩也。公所著有《琴山诗文》《蛟池书院杂著》若干卷,行于世。”

王子言生于天顺庚辰(1460年)二月初一日。36岁登弘治丙辰科(1496年)进士。他进升之路比较顺利,一出仕便是六品的刑部主事。说他“审刑南畿,克体钦恤”,是在南京刑部,审理案件时量刑慎重,心存矜恤,不滥刑。三年考绩下来,升为正五品的刑部郎中。此时,父亲病故,回家丁忧。期满后擢升福州府知府,一跃为四品官阶。当时,宦官刘瑾专权,王子言不畏权势,持正守节,福州百姓感其德政,离任之时刻有《去思碑》,里面详细记载了颂扬他的儿歌童谣。后升本省(福建)参政,不久,又转贵州提刑按察使,为正三品大员。期间,丁母忧服闋,三年期满,转为广东左布政使,成为一省之长,“朝廷录其军功”,实指他在广东布政使任上,剿灭了岑南(今惠州)一带的瑶蛮贼寇。奉敕进正奉大夫,妥妥的正二品官阶。

丁忧期间,王子言组织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,通过了一项决议,那便是筹建“蛟池书院”。守丧期间不宜大兴土木,时间就定在三年期满后,由子谟、子训主持。自己致仕以后,笃定是要回蛟池书院主讲,培养族中子弟读书。

家庭会议结束后,子言立马率领子谟、子训来到蛟池踏勘书院基址,见此群山绵延,秀峰环抱,清静幽胜,况且距离自家别墅的藏书楼不远,方便学子披阅研习。三人兴致勃勃,信步来到藏书楼。见父亲书案上置一书扎,眉头书有“环水八景”四字,下面依序为:

桂峰耸日

芳树郁苍苍,孤峰压众冈。
中天红日丽,咫尺接清光。

梅岭横云

冰花偏高岭,岭上冻云垂。
应获调羔实,朝来故地封。

秋林清趣

潇洒长林下,秋来更可人。
凭栏一吟玩,顿觉出风尘。

花坞金晖

满坞花经眼,余晖驻晚春。
盛时易阻谢,延赏及兹辰。

经魁棹楔

华扁凌层汉,春秋掇大魁。
科名等闲事,还美济时材。

古木深祠

寒祠临野水,古木带斜阳。
奠祭常如在,绵绵世泽长。

西塘晚钓

野塘春水润,薄暮有垂纶。
却忆鹰扬叟,当年起渭滨。

南亩春耕

田家春雨足,驱犊向东皋。
游冶谁家子,寻芳不解劳。

看末尾的落款是:成化己亥(1479年)徐贯。王子言惊呼道:“原来是当朝司空大人的手笔。”随即在书案又翻找出《环水八咏》手扎,与徐贯不同的是七言绝句,依序为:

桂峰耸日

海门红日隐朦胧,晴彩光浮海上峰。
怪底朝阳双紫凤,夜深飞上玉芙蓉。

梅岭横云

山上梅花隔翠微,山头岚气满朝晖。
笛声吹起浮云暮,尽日横空不肯飞。

秋林清趣

翠竹青松对掩扃,四山秋色上书屏。
露床风簟浑如水,独卧高窗对酒醒。

花坞余晖

黄菊香宜间绿萼,桂兰红紫斗葳蕤。
谐苛苟药堪怜汝,看尽开时看落时。

经魁棹楔

高门大傍照崔嵬,闻道王郎旧擢魁。
此地有人时驻马,青云一首独怜才。

古木深祠

古木残鸦满夕阳,年年香火奉祠堂。
君看白骨堆荒冢,尽日无人奠酒浆。

西塘晚钓

渡头秋水碧于沙,万里沧浪一钓槎。
夜半得鱼还换酒,任他寒月照芦花。

南亩春光

一生犁插镇在身,野老逢春却怕春。
回首郊原芳草路,踏青携酒是何人。

落款为成化己亥(1479年)李东阳。王子言又惊又喜,顾谓子谟、子训道:“此乃当朝阁老西涯先生的手笔。”李东阳字宾之,号西涯,乃是四朝元老,内阁首辅,国之重臣。不禁对父亲的交游能力由衷赞叹,更是对家乡美景倍感自豪。他嘱咐两个弟弟好生珍藏,万勿霉变虫蛀。兄弟三人对于在这样的胜境中构建书院,愈觉欣慰。

二

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次年,弘治乙丑(1505年),老二子谟(字如皋)考中进士。历官工科给事中,后升湖广布政使左参议,加授朝议大夫。老三又被官府封为“义官”,忙于各种事务,“蛟池书院”建设的事又被耽搁了下来。

一晃到了正德乙卯年(1519年),王子言官拜广东左布政使,成为正部级官员,在其任上平定了岑南(今惠州)一带的瑶蛮贼寇作乱。

明代成化到正德这些年,广东瑶人动乱不断,此起彼伏,瑶人结寨于大山,依仗有万山联络,气焰十分猖獗。瑶谚有曰:“官有万兵,我有万山,兵来我去,兵去我来。”瑶人与官军周旋、捉迷藏,打起了游击战,官军被牵着鼻子走,搞得地方政府狼狈不堪。

王子言寻思,瑶人所依赖的,无非是崇山峻岭和运动游击战,他们既无精良装备,又无严密组织,前几年翰雍韩将军采用“合围”与“驱赶”的法子,劳师动众,疲于应付,成效也不明显。他想到了“分而击之”的办法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”。在对惠州一带瑶蛮作战中果然奏效,一举荡平贼寇,拔寨百十余座,俘获一千余人。王子言巡视过程中,见俘获人员青壮年不在少数,甚至有瑶童混杂期间,他感觉好奇,走近跟前询问,一问三不知,言语不通,更不识字。通悉民情的僚属告诉他,瑶人只有自己的土语,没有自己的文字,记录方式原始,用刻木或者刻竹来记事。

王子言对这一幕印象深刻,他想起了环水家乡的那些族中子弟,想起了父亲的遗愿,想起了待建的“蛟池书院”。此时的王子言六十初度,可谓功成名就,这些年的官宦生涯,一路从南京到福建,再到贵州到广东,为国尽忠,恪尽职守。望着镜中花白的须发,他蓦然警醒,不能让这个遗憾在自己这里再延续下去,他萌生了退意,上疏请求致仕。

嘉靖元年(1522年),王子言如愿回到家乡,一刻也不想再耽搁,于是,鸠工庀材,历时一年有余,书院初成规模。时嘉靖癸未年(1523年)春,往事历历在目,像走马灯一样闪过,终于可以告慰父亲,给他老人家一个交代了。王子言感慨不已,当即赋诗一首,题为《蛟池书院成示诸生》:

草堂卜筑喜初成,一派云山胜画屏。
帘外飞花翔舞燕,檐前高树语流莺。

林泉腾得容我老,风月争如此地清。
莫谓传家无长物,读书万卷案头盈。

读罢这些诗句,我眼前仿佛展现了一幅画卷,一个老头春风吹拂着他花白的须发,浑然不觉,他双手背后,注目凝神,望着新落成的一座建筑,嗯,应该是一座文化建筑,承载着精神的高度,承担着教化的功能,不追求富丽堂皇,不追求飞阁流丹,粉墙黛瓦,天井回廊,古茂质朴,典雅蕴藉,充盈着书卷气,摒弃了世俗味。见他一脸得意的神情,在他眼里,这座建筑周边环境优美,矗立云山胜画屏,窗外的燕子绕着花丛飞舞,屋檐前高耸的树木上流莺在歌唱,陶然于林泉让人在此慢慢变老,终老于书院,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有如此清静呢?不要说我家中没有多余之物,你看看案头堆满万卷诗书,能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

三

“蛟池书院”落成于嘉靖癸未(1523年)暮春,当年的秋祭活动中,王子言亲自主祭,告慰家父在天之灵,也替自己卸下了多年的一个心理包袱。我想,哪怕放在今天来说,王子言也算一个高官,在他眼里钱财通通是身外之物,惟有多读书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财富。读书犹如品酒,少年初识,中年封坛,老年才可回味那岁月沉淀的滋味。“蛟池书院”礼遇各地贤才,学生以王氏宗族子弟为主,兼纳品学兼优的环水士子,一时间,熙熙攘攘有如闹市。莫急,有王子言坐镇书院主讲,学术秩序井然有序。

此时,淳安县令姚鸣鸾(字景雍),主持编纂了《淳安县志》,历时三年大功告成,他亲自出面请求王子言为新版县志作序。王子言对这位姚县令早有耳闻,印象颇佳。他致仕归乡,姚县令刚好履新淳安,上门拜访问候,听说王子言在蛟池构建书院,感佩不已,回衙以后,也是在王子言的感召之

下,特别重视人文建设,修簧宫、修朱文公祠、修名宦祠、修乡贤祠等,更是力排众议,编纂县志,工程浩繁。如今煌煌巨著告成,可喜可贺,他有什么理由推辞呢?王子言捋管吮毫,写下了《重修淳安县志序》:

淳为邑,隶严郡,由古迄今,沿革凡六易名。虽山川、财赋不异,而风谷之厚,人才之出挺拔东南。名儒硕辅,唐有皇甫湜,宋有钱融堂、方峰峰、黄警斋,我朝有商文毅、胡庄懿、徐康懿,皆以文章德业相望后先,彬彬其盛矣!然自成化丙申逮今,逾四纪志未有续,所以近休声以永文献之传,不有待乎?

嘉靖壬午,莆田姚侯景雍以名进士来尹,政教诞敷,其于人才、风俗、教化、名宦、乡贤尤倦倦加之意。越明年,政成化行,慨然曰:“期会簿书有司未务,而文献所关则邑志也,其可忽诸?”会朝廷下纂修之令,锐意重修。乃稽舆论,酌典故,参先贤著述,谘于儒绅余君叔载、黄君彦通、僚佐郡君宗范、庠生方祚,相与考订校编,正其讹,补其阙,闡其幽,艾其乖舛,有关于名教者登之,甄别褒贬,直而核,详而明,诚为一邑之信书,以备我皇明天下一统之全志。后之来宦者,观风宁不抚卷兴怀而企励哉!故观建置沿革,则思与时宜之,观山川形胜,则思因地甸之,观民风土俗,则思化理之,观学校科贡,则思作兴之,观名宦政绩,则思匹休之,观乡贤德望,则思景行之,观户口食货,则思富庶而贡献之,观寡孤独有养,则思赈恤而哀矜之。是则斯志也,上有以昭圣代图典之盛,下有以启人心感动之机,不徒为今日文献计,且将为后来政事资。其有系于治理,岂小补云!

姚侯学博才瞻,柄用修志,特其善政之一耳。子言淳人也,喜其成而偕序焉。

驥驥

时嘉靖三年,岁次甲申季冬朔旦

广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、陈情致仕邑人王子言谨书

四

重视文化、普及教育,王子言认为姚知县属于“善政”。王子言非独口头说说,他身体力行,作为标杆、作为表率,以自己的文化人格,潜移默化影响着淳安县风民俗。后来,王子谟、王子谨致仕后,都曾在“蛟池书院”任教主讲,王氏一族以“私学”的教学团队,延续了几百年之久,五都源里薪火传承,书声琅琅,世德家风,播之弥远。政府为表彰王氏一门的功德,在县治西树立“世科坊”。

据光绪《淳安县志》载:“世科坊五,一在县治西,为进士王宾、王宥、王子言、王子谟,举人王子谨立……”王宥是王宾的胞弟,字敬之,号约菴,成化辛丑科(1481年)进士,历官刑部云南司主事、郎中、湖广德安府知府,在湖广右参政任上致仕。王子谨乃王宥之子,字如纶,正德庚午科(1510年)举人,曾任湖广夷陵州,海州(台州)知州。也是子言、子谟的堂兄弟。

王子言的墓葬,据光绪二十五年重刊《浙江通志》卷二百四十记载:“明广东布政使王子言墓,《淳安县志》在县西七十里溪口高塘”。王子言卒年不详,待考。高塘与书院相望,是他为自己百年后择定的生态佳城,而“蛟池书院”,则是他为王氏宗族构建的文化生态系统。

这正是:

书院告成祭家父
高塘流芳王子言